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五目錄

宋

范祖禹

論封椿劄子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

封還差道士陳景元校道書事狀

邇英畱對劄子

第二劄子

江公望

論選察

晁補之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陳師道

上林秀州書

張耒

論法上

論法下

敦俗論

憫刑論上

雙槐堂記

秦觀

集策序

法律下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五

御選

旨編注

宋

范祖禹

字淳甫，華陽人。神宗朝進士，歷官至翰林學士。

祖禹

開陳治道，區別邪正，不少借隱。

任講席

守經據正，獻納尤多。

蘇軾稱爲

講官第一

論封替劄子

元祐四年七月。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蓄謂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

厚斂於民。太宗嗣位，儲積益厚，分左藏庫

爲內藏庫改講武殿後庫爲景福殿庫俾  
隸內藏廄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  
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因謂左右  
目此蓋慮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民朕  
不以此自供玩好也元豐以來詔諸路金

帛緡錢輸內庫者委提點刑獄司督催起  
發坊場錢勿寄市易務直赴內藏庫寄帳

封楮當輸內庫金帛緡錢踰期或他用者

如擅用封

椿錢法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  
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之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  
辦於外計今旣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  
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  
事並陳意實相  
貫詳慮周詳老成  
碩畫

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旣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爲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爲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爲計。不刻剥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旣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闕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爲此不可爲後法。欲

臣熙曰論事平  
易明白灼然可  
見施行章疏之  
正則也

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卽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椿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椿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爲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椿之法宜悉蠲除。乞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畜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爲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伏乞早

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樞密院議悉罷封禱慮諸路觀望或闕緩急之事乃詔三路嶺

南被邊勿封

替諸路如舊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

元祐六年七月

逐段敷陳因憂民之切益以見謀國之忠

臣謹案

唐

代宗大曆中

霪雨損稼

渭南

縣令獨稱縣

境不損

御史案實損三千餘頃

帝歎息久之曰

縣

令字人之官

不損猶應言損

何不仁如是乎

貶

渭南

令爲

南浦

尉德宗正元中

江淮

大水宰相陸贊請遣

使賑恤

帝曰聞所損殊少

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贊上

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譖諛揣所悅意卽侈其言度所

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之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七年。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案致於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而言耳。命速蠲

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其救災唯  
恐人惜費又恐不及於事陸贊李絳賢相也亦專信  
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今國  
家建都於汴實就漕輓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所  
食贍軍養民皆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豈可不思  
其所從來今陛下一方之赤子嗷嗷然有倒垂之急  
如嬰兒之絕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呼天赴訴開口  
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爲之父母者忍惜力而不救乎  
臣竊詳臣寮所言朝廷已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州

縣亦自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蘇矣臣竊以作粥飯救饑最出下策夫民已至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饑困已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之極正當憂慮豈得便爲少蘇又言細民習爲驕虛以少爲多其弊已久臣竊謂常年小有旱澇披訴災傷僥倖之民或容有此今浙西災害甚大民已流散乞食迫於死亡方且疑其習爲驕虛而不之信何其忍哉又言乞詔監司州縣詳其災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而懲責其尤甚者臣竊謂朝廷以侍從之臣爲

臣乾學曰直陳  
事理無假雕繡  
其言慎婉沈摯  
而不傷激烈老  
成憂國之言

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行木及境未及設施。朝廷既不憑信鈐轄司之言。又戒約監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束手不能有所施爲。上下觀望各求苟免。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闊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爲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又臣察言人言異同。不可不察。乞下鈐轄提轉及蘇湖等五州各令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

于竝令指貫申奏不得相關稍涉謬妄乞重行降黜  
臣伏見近日浙西申奏自今年正月大雨至六月太  
湖泛溢蘇湖秀等州城市並遭水浸田不布種廬舍  
漂蕩民棄田賣牛散走乞食臣謂朝廷聞此當令官  
司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今若降此指揮逐縣逐村  
須遣人抄劄廬舍人口田土數目饑荒之際此等行  
遣必爲煩擾一事不實卽憂及罰閩境皆死未必獲  
罪如此則賑濟卻爲閒慢百姓愈無救矣臣伏見英

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辭日英宗宣諭陳州累年

災傷。卿到彼悉心賑撫。臣鎮至州。方值春種。卽發常平倉貸民種糧。提刑司劾奏官吏詔釋不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而行。恐不及於事也。神宗時。西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藥院內侍一人。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爲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須申奏。北及得報。卽已後時。雖急切許一而施行。若官司畏避。事無大小。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爲害。臣之愚慮。竊謂朝廷已賜錢斛百二十萬。德深澤厚。又選

監司以往免更臨遣專使今監司方出國門錢解纔至本路卽降此指揮約束百姓必謂朝廷重惜錢解輕棄人命百二十萬已厭其多將來乏食日遠復何所望所吝者財物所失者人心况本路有鈐轄司轉運提刑司發運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不欲多費故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蓋恐轉運司惜物也監司州縣有凶年饑饉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於無災之地賑不饑之民耗散倉廩坐失租稅以取不辦之責哉今唯當戒飭官司多爲方略存活人命寬

其約束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唯是給散無法枉耗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措置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爲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掩臺諫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案劾未爲晚也今先降此指揮徒能搾制撓亂其所爲耳伏望聖慈以遠方生靈性命爲念無以官司賑濟過甚爲憂其臣寮所言伏乞更不施行所有錄黃謹具封還伏候勅旨